

國劇名伶軼事

丁秉鎰 著

书中所谈的人与事，笔者都是本着多年对他们的观察、欣赏，和与他们的交往、过从，才敢动笔的。因此，所谈虽不是什么秘闻、内幕，却也有些是前人所未谈过的。同时，不能确知，或了解得不详细的，就不敢着一字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國劇名伶軼事

丁秉鐸 著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剧名伶轶事 / 丁秉铨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-7-209-05120-0

I. ①国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京剧—艺术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1194 号

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大地出版社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。

中文简体版权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09-146

责任编辑: 王海涛

封面设计: 沐 尧

国剧名伶轶事

丁秉铨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

规 格 32 开(150mm × 228mm)

印 张 7
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5120-0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电话: (0539) 2925659

侯 序

侯榕生

二十余年前，中国广播公司有个很受听众欢迎的节目“猜谜晚会”。事隔多年，我们寄居美国的老中们，当然是老一辈的老中，常常引用“四个灯，答对啦”这句话。该节目主持人，即是丁秉铤先生。不但此也，丁先生也主持大型平剧清唱晚会，是当时广播界的红人儿。

丁秉铤先生，在我们小地方北平住过不少年，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，也在天津住过多年，在他生前大著《北平、天津及其他》有很详细的说明。

那时，我们不但听到广播中丁先生的高亮声音，在平剧演出的场地，也准可以看到他的本人：高大、健壮，笑口常开，一口的京片子。那时，大鹏剧团演出多在空军介寿堂，其他剧团演出多在国光戏院——即国军文艺中心——在前五排的左方，是剧评家的专席，群贤毕集，其中有两位高身量的北平人，一位是包缉庭先生，另一位即是丁秉铤先生。包先生是北平科班富连成专家，丁先生则涉猎广泛，多着重平剧成名演员的描写、介绍、轶事，对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实而完整的画像，所搜罗的资料也非常翔实。对于名伶演出

的记载，可追溯到民国三年，其中有系统的文章，如：杨小楼、金少山，李世芳、毛世来、宋德珠、张君秋四小名旦，黄桂秋、徐碧云、程玉菁、李香匀四大霉旦，孟小冬与言高谭马，李万春与李少春郎舅之争，等等，以燕京散人为笔名的大作，散见于国内杂志报章，以及香港《大成》杂志，描写生动，人物活跃欲出，极具可读性。

美国寒舍猫庐珍藏丁秉鎡先生的《北平、天津及其他》、《孟小冬与言高谭马》两著作，乃舍亲陈衡力公使所馈赠，丁陈二位原系北平燕京大学同学，也是戏迷同好，赠之不久，即闻丁先生以心脏病逝世，再不久，陈衡力先生亦去世，算来应是年前往事了。而《国剧名伶轶事》一书，迄无觅处。

旧历年前夕，由美返台，与老乳母共度春节。节后会友，遇大地出版社社长姚姊宜瑛，谈到丁秉鎡先生三著作，早已购下版权，拟再版问世，惜觅丁先生令爱丁琪女士不着，无人写序，事隔五年向拖在这里等尔。闻之，不顾浅陋，当场自告奋勇，说是我可以替他写点什么，这就是上述与丁先生有关的滴滴点点。

当年在戏院中前五排左方的剧评家们，多已物化，只小周郎、王元富二君为硕果仅存者，写剧评原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名伶轶事来龙去脉的专题报导，舍丁君外并无来者。现在，剧评家凋谢了，连发表这类文章的地盘也难找到了，二十余年的人事变迁，令人感叹。而在这渐渐步上功利主义的社会中，居然有人要把丁秉鎡先生的遗著，重版问世，怎不令人拍案称快！

离台在际，拉杂写来，权当序言，不到之处，莫怪。

1989年2月25日永和旅次

吴 序

吴延环

先严于公余之暇，除喜搜罗书画外，便好欣赏国剧。笔者耳濡目染，自幼就成了一个小戏迷。及长，又常与国剧大师齐如老一同跑戏园子，因此，昔年国剧名伶，大半熟识。对于他们演出的戏，也多耳熟能详。

好友丁秉铨兄，与我同好，近著《国剧名伶轶事》一书，内容都是1949年前北平名伶故事。出版之前，跟我要序！我一看原稿，恍如又与这些老友，在故都重聚：或听其唱，或观其作，或默查其细腻表情，或领略其特殊风格！不仅时光倒流，抑且缩地有术。使我一路看来，不忍释手。

这本书在标题中虽仅涉及金少山、杨小楼、雪艳琴、陆素娟、李万春、李少春、张君秋、李世芳、毛世来与宋德珠，但旁征博引，遍及谭鑫培、余叔岩、王凤卿、程继仙、郝寿臣、侯喜瑞、尚和玉、马连良、李多奎、叶盛章等及四大名旦、四大坤旦。不仅把他所熟识的名伶家世、出身、生活、个性、习惯、嗜好等娓娓道来，而且还详述其运腔技巧、表演情态、念白音调、武打身段；使后学者读来，一方可知前辈风范，同时可领略多少“绝活”。并非

我替好友吹牛：我说说这是一部好书，想或无人反对。

由我个人说来，对这本书尤感兴趣的是：自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离开北平，一连八年，未曾回家。二十八年（1939）虽奉命北返作地下工作，但怕被敌伪发觉，也不敢公然听戏。直到三十四年（1945）抗战胜利，才恢复在戏园露面。所以，对这十四年中的梨园情事，虽有耳闻，但未亲见。而这本书所谈，正多是那一段期间的往事。尤其所述“张伯驹的《空城计》”故事，当时我正在重庆。犹忆事过之后，曾接先严一信，详述他老人家参加那次盛会情景。其中警句有言：“此曲只应故里有，他乡那得一回闻？”接信之后，不胜雀跃，反复默诵，借过戏瘾，并曾数函先严，补询细节！今日读来，较往日来往信件，尤感详而有征，又怎怪我说它好呢？

这本书除生动文字外，还附有不少珍贵图片，叫人一看，犹有当时在台下听戏之感！

最后，我素知秉鐔兄是个戏篓子，所知不只这一点点儿，但愿再出数集，好让像我这样的戏迷们，继续过瘾！

1976年3月于台北

张 序

张光涛

国剧是一种高深的综合艺术，不仅包含了文学、美术、音乐与舞蹈等，更要组合各种行当的演员，共为统整的合作，才能完成国剧的演出，也才能使人正确的认识它。百余年来，它秉承了中华文化与戏剧的传统，又吸收了我国各地方剧的优点，融会转化，而逐渐成为一种完美的戏剧。

近二十余年以来，政府积极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运动，国剧也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发展，它的功能已不仅是供人欣赏的高尚娱乐，而又因其艺术内涵，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常道德，主题意识的正确与感人的深切，它又负起了社会教育的任务。同时在国际间巡回演出，又深受各国的欣赏与重视，它也变成了推展国民外交的工具。所以一般有远见的人士，乃积极研究提倡，期使国剧有长足的发展。一面培养人才，一面推广演出，大鹏、复兴、陆光、海光等剧校与剧团相继成立，去年一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，又成立了国剧研究推行委员会，专司国剧的研究与推行。经过一年努力，认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，是如何培养观众？如何提高国剧演出的水准？培养观众，非一日之功；提高演出水准，则为当前刻不容

缓之事。因为国剧过去成名演员在台者不很多，我们新培植出来的青年演员，虽不少人才与俊秀，但离国剧前辈的艺事与修养，尚有一段距离。同时对于国剧演员的程度，数十年来，都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。所以我们鼓励青年们努力学习，刻苦进修，他们也渴慕着那些成名演员的造诣与风范，如何使这些青年演员国剧艺术的缔造者，能够赶上国剧先贤的成就，甚至能温故知新，进而改进创造，使国剧有灿烂光明的前途。我们一想起来，便觉这个问题重大艰难。因为国剧本身太为深奥，无论唱、做、念、打，都必须苦学苦练，老师的教法，已不能用过去的蛮横体罚，青年学生的成绩，便不容易达到理想的标准。我也曾想过许多教育心理上的原则，也曾想过近代新的教学方法，既不能用打，莫若启发学生的自动兴趣，因为引起学习动机与培养兴趣，这是最合于教学心理原则的，于是我便向着这一面努力。

引起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，这里不必一一论述，我以为如能写些国剧前辈的故事，他们是如何的苦学苦练，演出是如何的认真负责，以至于他们待人处事，他们的恒心毅力，与他们的风范与造诣，使青年演员读了之后油然生出见贤思齐之念，以启发其刻苦学习的努力，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。

间或，国剧界也有戏剧的造诣虽深，而在观念上、行为上、习惯上，却也有应加改善之处，所谓“梨园习气与陋规”，也不妨写出来，以为鉴戒，也是极为重要的。

我本了这个想法，计划着搜集资料，但一着手就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正踌躇间，适值丁秉鎡先生拿他写的《国剧名伶轶事》原稿见示，拜读之后，觉着他这本大作，正是我所需要的，其中所搜罗

的如金少山、杨小楼、李万春、李少春诸先生，他们很多轶闻逸事都是极好的资料。虽然对于内容及写法，仍有向他请教之处，但因出版在即，已无暇从容讨论。只有希望以后，以其广润丰富的见闻与生动的文笔，对于国剧前辈与成名演员再多介绍，使研究国剧的青年有所取法，有所勉励，那对于国剧的贡献就非常大了。

1976年3月于台北

前 言

北方有句俗语：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”这句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却一针见血地刻画出演员的认真卖力和观众的沉醉痴迷。

笔者记忆力很差，但是对于从小时候起所听过的戏却记得相当清楚。家母曾对我说：“你小时候虽不太闹，却也不乖；唯有带你去听戏，你就把两眼瞪着台上，一点也不动，像个小傻子似的，从两三岁就如此。”大概笔者先天上比别人多几个听戏的细胞吧！

先严在天津行医多年，息影后便以听戏自娱。每逢京角来津公演，就大批买票，偕家人排日往观，而笔者却以“附件”身份（不占位子），每天都跟着去听。因此，后天上也从小培养成听戏的习惯。

等到长大了能独立听戏以后，更几乎是日无虚夕的听，两个戏院之间赶场的听，甚至从天津赶到北平去听。说来惭愧，五十多年在听戏上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可太多了，而好戏却也听了不少。

笔者过去涂鸦的国剧文字不少，可惜大部散失，很少留存。最近经友好敦促，整理出几篇有系统的文字来，都是谈述名伶的艺术精髓、演出生活、待人接物、性格嗜好各方面的情形。对一般读者

来说，只是提供梨园掌故，藉资谈助而已。对于国剧演员朋友们，却希望能发生使他们有以取法、仿效、避免、戒除的殷鉴作用。

在付梓以前，有至交友好建议：“你只摭谈几个人，而题名伶轶事，未免以偏概全吧！”也有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多写点，把四大名旦什么的都写进去呢？”笔者在敬谢好意以后，愿在此对书名和写作态度加以诠释。

目前写应酬文字，几乎无票不名，有伶皆名，倘如按这个尺度，则笔者一口气写了二十本，恐怕都会挂一漏万；如果论一个演员的剧艺评价，多年来能被内外行普遍公认够得上名伶资格的，实在寥寥可数了。即使在本书所谈的少数人中，像毛世来、宋德珠都算是“轻量级”的名伶。

在本书中所谈的人与事，笔者都是本着多年对他们的观察、欣赏，和与他们的交往、过从，才敢动笔的。因此，所谈虽不是什么秘闻、内幕，却也有些是前人所未谈过的。同时，不能确知，或了解得不详细的，就不敢着一字。以杨、余、梅这三鼎甲而言，孙养农、薛观澜两位前贤，对余叔岩写得周详确切，笔者对余氏所知比他们二位可差远了，就不再作狗尾续貂，人云亦云。梅兰芳有他自己的舞台生活著录，别人知道得多么详细，也不如他自知之明，再谈梅岂不是隔靴搔痒吗？唯有对杨小楼，虽然对他的了解也不见得多么深切和悠久，但是已见的谈杨文字不多，才敢大胆的加以评介。论知杨最深最久，要推现在香港的周志辅前辈，我和他老人家实在不能相比。不过，笔者对杨小楼是非常崇拜的，也会杨派戏，只是与杨小楼稍微有点区别，他是武戏“文”唱，我是武戏“清”唱而已。

因此，笔者写这本书的立场是：不够名伶的不写，知之不深的
不写，前人写过的不写。这点苦衷期望能为人所谅解。

本书承黄少老题端，无任荣感！侯榕生、吴延环、张光涛三位
先生赐序，奖掖缪爱，感谢之余，不胜惶恐。郭晓农、邱季汤二兄
帮同搜集剧照，谨此申谢。尤其这本书从敦促、企划，到编排、督
印，都由周培敬兄全力以赴的鼎助支援，费了他许多精力和宝贵时
间，说感谢都太轻，实在是感激万分了。

最后，笔者所谈疏漏和舛误之处还很多，尚请大家教正！

丁秉鐸

1976年3月识于台北寄庐

目 录

侯 序	1
吴 序	3
张 序	5
前 言	8
金少山在北平	1
张伯驹的《空城计》	26
杨小楼空前绝后	39
雪艳琴和陆素娟	88
李万春与李少春	104
且说四小名旦	154
小生才隽叶盛兰——兼谈富连成科班	191

金少山在北平

笔者生长平津，自幼嗜剧如命，迨三十七年（1948）秋，才离开北方。所以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以后二十年间，平津菊坛情形，虽非了如指掌，却还依稀记得。一代名净金少山，习艺于旧京，成名在上海。二十六年（1937）初，也就是丙子年岁末，他认为在上海走红，却是依人作嫁，不能独当一面，就打算组班当老板，过过头牌的瘾。再则，自己从北平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庸庸碌碌、藉藉无名，人总要光宗耀祖、衣锦还乡。综此，他就回到北平定居，挑班演唱，虽然以后也到天津、济南，甚至关外，又回上海去演出，但是总以北平为根据地，直到病逝。笔者兹就他在返平以后迄逝世以前，这十年来的演戏情形，约略摭谈一番：

北平的十大戏院

在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北平的戏院由九家变成十一家，以后就变成十家。戏院有内城、外城之分，又有东城、西城之别。外城是指前门（正阳门）外，东区有两家，一是广和楼，在肉市，历



民国年间，北平大栅栏内广德楼戏院。

史最为悠久，人称“东广”，是富连成社经常演出场所，根本不进大班。一是华乐戏院，在鲜鱼口，历史仅次于广和楼，演大班戏。后来富连成在叶盛章挑班以后，也在华乐演过。外城西区有五家。大栅栏内就有三家戏院：广德楼（人称“西广”）、三庆戏院和庆乐戏院。粮食店有一家中和戏院。以上这四家都经常演大班戏。北平戏曲学校和荣春社，曾先后在中和戏院长期演白天。西柳树井大街有个第一舞台，很大，有二千五百个座位，是演义务戏所在。偶尔杨小楼、尚小云在那里演营业戏，别的班不敢进去。此外，前门外西区还有一家开明戏院，在西珠市口。另外一家华北戏院，在煤市街南口，偶尔有评戏、山西梆子和坤角儿的临时班演出。戏院已形破旧没落，所以没有算在经常演戏的五家戏院以内。内城东城有

一家吉祥戏院，在东安市场里面，经常大班演出，富连成社和北平戏曲学校，偶尔也在那里露露。西城有一家哈尔飞戏院，在西单牌楼旧刑部街，原是奉天会馆改造，规模不大，设备也陈旧，演大班戏。以上内外城一共九家戏院，这是截止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初的情况。

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（丁丑年正月十四日），在内城西长安街西口，开了一家长安戏院。建筑宏伟，座位有一千三四百，就是舞台比较高了一点，但一切条件，比附近的哈尔飞却强多了。三月七日（正月二十五日），在西长安街上，离长安戏院一箭之地，又开了一家新新戏院。设计得非常现代化，在音响、座位的距离和角度上，可以说比现在台北的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还有过之无不及。连包厢带楼上下散座，一共有四千四百一十三个座位。按当时的比较，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和上海的中国与天蟾，不过容量大一点罢了，论观众看戏的舒服享受，新新可算全国第一的标准戏院。这时北平已经有十一家戏院了，而在西城连开长安、新新两家以后，哈尔飞在相形之下，显得局促落伍，渐渐戏班和观众都不进去了，而趋于淘汰，所以不到二十六年底就关门了。从此北平就固定有十家戏院（内城三家，外城七家），以迄三十七年为止。

全国的戏院，除了北平以外，不论天津、济南、上海、南京，以及汉口、长沙等大商埠，都是戏院当老板。或自己在当地组班，或北上邀约京班。唯有北平，因为戏院多，戏班更多，所以采取戏院、戏班合作分账式。梨园行话把档期叫“转儿”，把演出的地方叫“坑儿”。譬如说某班在长安一星期有“两转儿”，就是一周演出两次；某班儿的长“坑儿”是吉祥，就是说，吉祥是某班的经常